

清风正气歌

“长征模范”守初心

■肖力民

“老同学,听说‘长征模范’——谢宝金是你的太爷爷,是不是真的?”一天上午,我拨通了高中同班同学谢小云的电话。

“这还有假吗?”谢小云回应。“我们相识38年了,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你的太爷爷?”我问道。

“我太爷爷已经去世40多年了,他的故事多着呢。”谢小云想了想,又说,“我知道你是记者,要是想了解我太爷爷的情况,就来我家吧!”

谢小云家在江西省于都县岭背镇谢屋村。谢屋村地处梅江河畔,红色文化浓厚,自然风光秀丽。在谢小云的带领下,我来到谢宝金居住过的老屋。推开破旧的木门,我仿佛看见一位老兵高大的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。

“我太爷爷的革命故事充满传奇色彩。”提起太爷爷,谢小云思绪万千。

1932年,谢宝金参加了红军,并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工作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。彼时,中革军委仅配备一台发报机与一台发电机,为此专门组建了一支128人的加强连负责守护这些装备。临行前,上级对谢宝金说:“这是党中央的‘耳朵’和‘眼睛’,没有这个机器我们打不了胜仗。”“首长放心!我定像保护生命般守护它!”谢宝金郑重承诺。

长征途中前有堵敌后有追兵,战友们一个个牺牲倒下。谢宝金暗暗发誓:“就算剩下我一个,也要背着它走到底。”行军至草地时,加强连仅剩3人,谢宝金是其中之一。他将树枝捆扎成简易筏子,在齐腰深的沼泽中一点点挪移,最终拖着这台“铁疙瘩”走出茫茫草地,并完好地护送到延安。

在庆祝大会上,毛泽东称赞他是“长征模范”。之后,谢宝金留在延



矗立在“长征模范”广场的谢宝金铜像。

肖力民摄

安,被任命为延安生活合作社主任。他发扬艰苦朴素、公而忘私的精神,在改善群众生活、支援革命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谢宝金进京工作,负责保管各地收缴来的反动派的财物。1952年,谢宝金感觉自己文化水平低,难以胜任工作,再加上罹患肺结核,便主动递交申请要求转业。

“我是听着太爷爷的革命故事长大的。太爷爷从延安到北京,一直与财物打交道,但他始终做到恪尽职守、铁面无私。”谢小云说道,“他干革命20年,受毛主席的影响特别大。他也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回了家乡。”

谢宝金回到家乡后,任岭背镇供销社副主任兼收购站收购员。收购站有时存放银壳、铜盒、铁丝等材料,有亲朋好友找谢宝金想拿点回家,但他从来不

松口。他说:“这些是公家的东西,任何人都不能动。如果你拿一点我也拿一点,不就由国家‘掏空’了?”

谢宝金有3个儿子,其中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,剩下两个都在家务农。孩子们也曾经抱怨过谢宝金,为何不找当年的战友帮忙,为他们谋个职位。对此,谢宝金回应道:“大家都想找份工作,谁来种地呢?”

谢宝金的孙子高中毕业后,想去部队当兵。他知道通过正常流程,不一定能走得了,于是避开爷爷找到征兵办的领导。谢宝金得知此事后,非常生气,劈头盖脸把孙子骂了一顿:“通过正常渠道去当兵,我支持,但绝对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找关系、走后门。”最终,他因体检不过关被淘汰了。谢宝金见他生闷气,便安慰他:“在家种好田,多交公购粮,也是为国

家出力。”

谢宝金的老伴患有眼疾,想用他的公费医疗开几瓶眼药,但谢宝金说什么也不同意:“我享受公费医疗,是因为我参加了革命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。”

当时,供销社负责收购村民们养的猪,把猪评为一、二、三等,等级越高,价格越高。有一年,谢宝金收购弟弟家养的猪,过秤时就因为少了半斤,将猪定为二等。“亲戚们都来求情,可好话说尽也没用。乡亲们背地里都叫他‘谢半斤’。”谢小云说,“我太爷爷原则性特别强,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别想走后门。”

1976年,已退休的谢宝金受老战友邀请去北京参观,两个侄子陪同。住招待所时,侄子们看到铺在地上的地毯又厚又软,想起叔叔睡的稻草床,就向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询问,能否带一块地毯回去给叔叔铺床?工作人员问明原因,心里对这位老红军非常敬佩,痛快地答应了。不料,此举引得谢宝金勃然大怒:“谁让你们管公家要东西?占公家的便宜是什么性质?”两个侄子被叔叔训得脸红耳赤,只好将地毯退还,谢宝金还非常诚恳地向工作人员道歉。

“我太爷爷1984年因病去世前,尽管我们家庭生活十分困难,但他从来没有向组织开过口。”谢小云感慨地说,“太爷爷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后辈影响非常大,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。我们一直谨记太爷爷的教诲,靠自己努力奋斗,如今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”

走出老屋院落,沿着小路我们来到“长征模范”广场。古铜色的雕像巍然矗立——那位背着发电机的红军战士昂首挺胸,双目炯炯地凝视着远方……



我的兵之初

1981年10月30日,闷罐火车“咣当”了三天两夜,载着我们来到河西走廊的戈壁深处。我们一群新兵站在站台上,棉衣棉裤被突如其来的冷风吹得鼓胀起来。队伍开始前进。突然,前面的战友停住了,我只顾低头走,一不留神撞在旁边的九连指导员李忙来身上。李指导员看我一眼,朗声问道:“你为啥来当兵?”我挺直腰杆大声说:“保卫祖国,献身国防。”李指导员咧嘴笑了,然后拍拍我的肩膀,他一抬,一拉,我就成为“庞国兴英雄连”的一员了。

在九连,新兵得和老兵一起住,互相帮扶,共同成长。我被分到了九班,班长领我进门的时候,老兵们正围着火炉学习。看见我,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,拍手欢迎。第二天,天没有大亮,连队出早操的哨子响了,我跟随老兵们出早操。九连的早操雷打不动,每天早上要全副武装跑一个5公里。我跟在一名老兵的身后,紧盯着他毛茸茸的帽子。他的帽子在我的前面一跳一跳的,不一会儿,帽子上冒出一团热气来。

我跑着跑着,掉队了。老兵伸手拉住我的右手,副班长托住我的腰,那天的5公里我是被他们两个推着跑完的。点名时,连长说:“九连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。”

后来,班长也说:“在九连,大家都是兄弟,不允许一个人掉队。”

下午,连队组织新兵参观连史馆。讲解员是不固定的,老兵们都能讲。他们说起庞国兴的英雄事迹头头是道。参观结束后,我体会到全国战斗英雄庞国兴敢于胜利、敢于牺牲、勇夺第一的精神,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九连人的血液里。

下连一周后,副指导员来到班里,指名让我去团里参加新闻报道学习班。我临走的时候,他严肃地说:“九连的兵,走哪儿都不能打蔫,必须争第一。”他是山东人,说话时语气坚定,挥挥着拳头,我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。

学习期间,我就住在团直属队的宿舍里,白天听宣传干事讲课,晚上在宿舍里写稿子。一想到副指导员临别时的表情,我感到压力很大,等平静下来后,脑袋里全是九连的兵。于是,我写了一篇关于九连把英雄精神贯穿在日常工作中的稿件,经团里宣传干事修改后发往军区《人民军队》报。一个星期后,稿子刊登在报纸上。那天晚饭后,副指导员骑着自行车到团里看我。他握住我的手使劲摇晃,一个劲儿地说:“到底是九连的兵。”然后他骑车走了,出营门的时候,他又挥了一下拳头,给我加油。

又过了一周,团里召开开训动员大会,要推荐一名新兵代表发言。九连推荐了我,团里同意了。于是,我抓紧写发言稿,写完回到连队让连长审查。连长非常重视,他加班帮我改发言稿,改完后又让我在全连面前试讲,同时一遍遍纠正我敬礼的动作。我回机关的时候,连长说:“记住,你是九连的兵,必须有九连的精气神。”我一扭头,发现连队的兵都冲我点头。那一刻,我明白了,我代表的不是自己,是九连。

第二天,开训动员大会如期召开。我走向讲台,胶鞋踩在地板上发出“咚咚”的声音。那天,我几乎是吼着完成了发言。台下掌声雷动,我敬礼的时候环顾礼堂,看见热烈鼓掌的九连的战友,我才放心地放下了右手。

当兵第二年,上级调我去师里的宣传队帮助工作。其实,我是不愿意离开九连的。我的器械训练一直拖班里的后腿,为此,班长和老兵还给我制订了

英雄连队的兵

■邹冰

详细的训练计划。想到要走,我就觉得对不住每晚帮我加练的老兵们。李指导员对我说:“不管到哪里,都是献身国防。只要记住你是九连的兵,就能干好工作。”

到宣传队一个月后,队长急火火地过来告诉我,你得回一趟连队,军里要举行英雄连队对抗赛,你们九连要和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比武。你还是九连的兵,抽签刚好抽中你。我一听,愣在原地。我离开连队半年了,军事训练也生疏了,如何能代表九连比武啊?更何况,那个连队曾经来我们团交流学习过,官兵个个是训练尖子。

回到连队,班长带我去了祁连山下的训练场。我见班长脸色阴沉,就知道前面的比武不太顺利。到了比武现场,平时不苟言笑的连长紧绷着脸,腮帮子上鼓起一个包。我才了解到,在刚刚进行的火箭筒射击中,有人打飞了一枚火箭弹。

这时,我从参谋的嘴里听到我的名字。我立正答“到”,迅速进入射击位置。时间仿佛停止了,我的面前只有准星和靶位,感觉背上凝聚着九连战友们滚烫的目光。我定了定神,稳住呼吸,观察四周,果断扣下扳机,火箭弹呼啸而出。许久,班长拽我起来,高兴地说:“你击中‘十字’了。”

我回到队列,看见连队的射手们都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比武结束,两个连队打了一个平手。最终,军里还是把第一名的锦旗颁给了我们九连。理由是,九连的一枚火箭弹正中靶心。

记得当时,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的一位班长过来和我握手,他说:“你的眼角流血了。”

我才意识到,自己刚刚太过紧张,眼睛紧贴瞄准镜,射击时撞伤了眼角,我甚至没感觉到疼痛。

去年“八一”,我又遇见了当年的那位班长。他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,然后捶了我一拳。他说:“就是你,让我们输掉了比武。”我说:“那时候,我们是对手。”他说:“也是战友,咱们都是英雄连队的兵。”

把口袋绳子勒紧
不可一世的侵略者
就被一袋收尽

走进青纱帐

费力地翻过历史的坡坎
走进青纱帐
走进如血如歌的北方大地
便嗅到一股哈人的火药味

英勇的抗战军民
在青纱帐里起伏伏伏
遍地的高粱玉米
化作了大刀长矛
鬼子兵一跤跌倒
再也爬不起来

如今
用玉米高粱酿成的烈酒
一旦举过头顶
就会品出那段悲壮的历史



长征

第六四六二期

紧接着整块岩石轰然坠落。每一声闷响都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危險被消除,但也提醒着他们,排险是周而复始的循环,没有尽头。

徐书文感觉自己的作业裤已经能拧出水来,安全帽的系带勒得下巴发麻。他每一次举起铁锹,手臂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

“最后一处。”陈伟用手电照向侧墙角落,光束落在一片蛛网状的裂缝上,渗水顺着缝隙缓缓流下。

徐书文的手臂已经抖得几乎握不住铁锹,但他还是和陈瑞配合着把最后一块松动的危石撬了下来。

从高空作业车下来,陈瑞和徐书文长舒一口气。陈伟递过水壶,笑道:“今天干得不错,先喝口水。”接着,他在安全日志上工整地写下:“陈瑞、徐书文,历时5小时,完成作业面排险工作。”合上本子,他向两人点点头,转身朝下一个作业面走去。

远处传来凿岩台车的轰鸣,一个新的工序正在开始。钻头劈开岩层,巨大的撞击声在幽深的坑道中不断回荡着……

徐书文望着被清理干净的拱顶,心里陡然间晴空一片,他想起陈伟说过的话:“我们干的活,不仅是为了后面战友能安心作业,更是造福未来几代人的事业。”

排险

■董浩 龙江东

两人迅速调整状态,继续轮换作业。铁锹敲击声和碎石坠落声在坑道里此起彼伏。护具内衬吸饱了汗水,像块沉重的铅板压在身上。徐书文感觉右手虎口火辣辣地疼,低头一看,原来手套不知何时已被铁锹磨出了一个洞。

这时,手电光落在一道细微的裂缝上。徐书文犹豫了一瞬,用力撬了起来。不多时,他的手臂开始发酸,汗珠刺激得眼眶生疼,可岩层仍纹丝不动。

“这石头结实得很,就一道缝,值得费这么大精力撬吗?”徐书文有点泄气,嘟囔了一句。

“你现在不收拾,谁知道哪天松动,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?”陈瑞示意他退后,接过铁锹,手腕一抖,锹尖精准地楔进岩缝。他的动作不紧不慢,只听裂缝发出“咯吱”一声,边缘的碎石簌簌剥落,

“左边第3格。”站在作业车下方的陈伟,用手电照向一处微微鼓起的喷浆层。徐书文举起铁锹,锹尖刚碰到岩壁,就有岩石簌簌落下,砸到地面上发出一声声闷响。陈伟盯着作业面,两道眉深拧在一起,显得异常紧张。

排险是一场与岩石的无声较量。站在狭窄的作业平台上,排险员需兼具韧劲和巧劲。锹尖楔入岩缝的瞬间,力道轻则岩层不动,重则不仅耗费力气,身体还容易失衡,发生危险。

突然,一块碎石从缝隙中崩出,恰巧砸在作业车平台上。徐书文被惊得一个跟头,捆绑在平台车上的安全带瞬间绷紧,勒得他肋骨生疼。

“站稳!”陈瑞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他的安全带。陈伟的手电筒光束立即扫了过来。

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坑道里蒸腾着令人窒息的潮气,似有一团棉絮正往人的肺叶深处钻去。

排险员徐书文站在高空作业车旁边,望了一眼头顶数层楼高的拱顶,扭头对身边的副班长陈瑞说:“咱还是别等了,直接上去作业吧。”

陈瑞把擦拭得锃亮的铁锹立在一边,话语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:“安全员不到现场不作业,这是铁律。”

话音未落,一道手电光束扫过斑驳岩壁。安全员陈伟从坑道拐角转出,身上的工作服已经被汗水浸透,后背湿了一大片。

他来不及喘吁呼吸,一把翻开了随身携带的记录本。“在A掘进作业面,副班长陈瑞和下士徐书文进行排险作业。”陈伟记下安全日志,并在纸页的“安全交底”一栏中,请陈瑞签下名字。

一切准备就绪。两人登上高空作业车,缓缓升向拱顶。徐书文握紧护栏,头灯的光柱扫过岩壁。渗水在喷浆层表面凝结成水珠,像无数双冰冷的眼睛注视着他们。